

微评论

肯德基“黄金蟹斗”吃出鱼骨,网友质疑鱼肉充蟹肉,肯德基回应用的是“东海野生纯花蟹”。宁波水产商却一眼认出:明明是5角一只的“杂蟹”。(详见本报今日9版)

侯江:鱼和蟹杂交的?

被视为下任民主党党首及首相最有力人选的前原诚司6日宣布引咎辞职,原因是他过去4年接受了一位旅日韩国女性20万日元的政治资金。(详见本报昨日12版)

《北京晚报》: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5951元。

全国政协委员郑新立表示:“中国将会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速铁路网,这将是唯一超过发达国家的事情,美国人、日本人会很嫉妒、羡慕我们。”(3月6日《新京报》)

马涤明:一方面是我们的高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并且“美国日本很嫉妒”,另一方面普通列车仍然一票难求,很多旅客即便求到一票,却没有座位,只能像货物一样被塞在拥挤不堪的车厢……这些情况,人家是嫉妒还是羡慕呢?

“向我加税,放老百姓一马!”3月4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甘连舫谈到个税免征额问题时说,“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这还没算年底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3月7日《西安晚报》)

吴江:让人想起“向我开炮”。

人人可慈善 人人能慈善

淇河论语

□肖华

3月2日,我市12家企业和个人捐赠500万元用于救助特困群众。3月5日,市慈善总会在新世纪广场举行小额冠名爱心基金首场捐赠,100多位市民和企业代表现场捐赠7608.6元。参与这两次捐赠的企业家和市民用爱心、用善举、用行动,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展现了以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良好风尚。



孙海潇 图

百度对慈善的定义是这样的:慈善,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也就是说,慈善有两层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举。著名的《大美百科全书》中“慈善事业”条目的释义是:“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务,来提升人类的福祉。”也就是说,慈善除金钱和物质捐赠外,还包括善心和义举。

慈善没有种族之分,国界之分,信仰之分。从“坐在世界世界巅峰的人”比尔·盖茨到“中国首善”陈光标,再到我市参与捐赠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他们中有富人,也有普通的百姓,在享受社会进步带来成果时,也没有忘记那些需要救助的人。

但笔者也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提起慈善,还有不少入认为那是有钱人的事,认为自己收入不高,没有能力参加慈善活动。有这种思想的

人,没有搞清楚慈善的含义,慈善决不只是企业家和富豪这些有钱者的行为,慈善是全民的、大众的事业,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参与,慈善事业就没有生命力和持久性。

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和物质,我们可以捐赠时间、技能和服务。我们可以放弃休息日和假期,走进福利院,走进社区,走到那些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家中,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服务需要服务的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捐赠者快乐,受捐赠者也快乐。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使我们的社会更文明,更和谐。参与捐赠的企业和爱心人士为我们开了个好头,在为他们叫好的同时,我们应加入到慈善的队伍中来,崇尚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

回程票价加倍是私利的冲动

鹤城锐评

□李鹏

2月18日,市民王先生从山城区乘坐一路公交车到鹤壁集,票价是一元,但他办完事从鹤壁集乘坐一路公交车回山城区时,票价涨成了两元。(详见本报2月28日3版《乘坐一路公交 去时一元回来两元》)

王先生坐的是同一路公交车,行走的路线没有加长,油价也没有突然涨起来,市发改委没有下发关于公交车涨价的文件,票价就不应该从一元涨到两元,可是王先生还是遇到了票价上涨的事情。同时,经常坐公交车的代女士和市民马先生也遇到公交涨价现象,不少市民也在反映部分公交车私自涨价。

公交车是最为通用的运输工具,对社会影

响很大,对城市发展起着不可替补的作用。就我市来说,每天有上万人次乘坐公交车,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公交车细微的发展变化,5角1元的涨价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部分公交车车主也真是大胆,在没有得到市发改委文件的情况下,私自涨价,让乘客抓个正着。一旦乘客拨打了12358投诉电话,恐怕这部分车主不但不能赢利,还将会被物价监督部门追查,将会得不偿失。

有人曾经把公交行业称为窗口行业,城市的明信片,可是个别公交车的做法实在是给整个公交行业抹黑。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强化监督机制,对部分公交行业中的害群之马突出检查,给予追查处理,以免再发生乘坐同一路公交,去时一元回来两元这种啼笑皆非的事情。

说到底,去时一元回程加倍的背后,折射的是私利的冲动。营运者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冲动代替了规则,只有吃点苦头才会罢休。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朔文 著

“祭典当天,凌晨时分,斋宫鸣钟,皇帝出斋宫至丹陛桥具服台更换祭服。届时,大殿内外点燃坛灯、金灯、彩灯,鼎炉内焚檀香或松柏枝等,香烟缭绕,灯火通明,一派肃穆。”

“大典开始时,鼓瑟合奏、钟馨齐鸣。皇帝穿着祭袍,立于龙凤石南侧拜位。王公大臣的陪祭拜位设于大殿南门外,文武百官的拜位设于坛台之下的庭院中。皇帝在殿内向上天和列祖列宗牌位行三跪九拜大礼,百官随之叩拜。此时,献酒、读祝文,祈祷天帝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接着,皇帝向诸神牌位敬献玉帛、进俎。最后撒撤,将所有供品焚烧,送帝神,望燎,奏乐起舞,礼毕。皇帝回紫禁城,等待天帝的赐福。”

“天坛中曾出过许多特产,水就是其中的一项。过去北京城的老百姓大多挖井取水,城内苦水井居多,而天坛内神厨的井水却是甜的。道士们说,这口井上通天河,是神水,以此骗人钱财。这里的水我也尝过,觉得和你们家乡老槐树下的井水比起来还差着几分哩。”

许校长说完这些,意味深长地说:“其实,祭天仪式从夏代就开始了,这一方面说明农业和农民在整个国家和当权者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祭天之后皇帝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化为现实,否则,祭天仪式怎么会年复一年地举行呢?到了今天,还靠祭天这类的把戏做样子行吗?中国共产党靠制度、靠科学、靠人的因素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温饱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后的问题更是迫在眉睫,这需要勇于承担起责任来。”

韩振淇停下脚步说:“校长,我理解您带我来的良苦用心了。您上次让我参与课题的提议,我现在有了明确答案,我愿意积极参与。”

许校长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实话,我一直想报恩,在我心中,一直把淇河边的槐树庄当成我的第一故乡,把自己当成远离故土的一个游子。”许校长眼睛湿润了。

天空中刚好有一群大雁飞过,韩振淇对许校长说:“说不定这群大雁就是从淇河岸边飞过来的。”

一圈转了下来,韩振淇还在这里留影纪念,到在回音壁前,许含之要韩振淇配合她玩游戏,两个人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许含之靠墙向北,无论说话声音有多小,站在一两百米外另一端的韩振淇都听得清清楚楚。

许含之在那边问:“振淇,北京美还是你的家乡美?”

韩振淇这边应声:“北京的美属于全北京人、全中国人,家乡美属于我爹娘和父老乡亲……”许韩二人的声音经回音壁的传送显得格外悠长。

“你这状元郎到了皇帝拜天的地方为什么不跪呢?”

“我这状元郎又不是皇帝封的,为什么要下跪呢?哈哈。”

说完这些话,两人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许校长和夫人在旁边也是开怀大笑:“两个长不大的孩子。”

三十九

秋去冬来,寒假即将到来,在中国畜牧大学校报的寒假特辑上,韩振淇写了一篇他早些时候游览天坛祈年殿的感受,被登在了头题,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寒假正式开始之后,许校长牵头组成的课题小组,分为几个社会调查小分队下到全国各地。韩振淇被分配到许校长领导的小分队里,还有任教授和一名姓肖的年轻女教师,一行四人来到中原省会郊区的一座养鸡场。大门敞开着,肖老师先走进去,向保卫科的一位四十多岁的保安出示学校开据的证明信。保安头发蓬乱着,披着件军绿大衣,挺着鼻子,不耐烦地说:“我不认字,有啥事直说吧。”

肖老师说:“我们是北京一所大学来做调查的,想找一下你们场长。”

“是不是又来叫进贡的?我明说吧,该给您的不用来要,在家等着就会给您送上门;享受不到,那是你的级别不够,来也没用,该去哪儿凉快去哪儿凉快。”

任教授掏出香烟递上,保安噙上,噙着嘴让任教授给他点烟。

一辆上海牌的小轿车从里面开出来,大老远就摁喇叭。保安站在大门中间,叉开腿,伸开胳膊让停下。司机看门口站着几个气度不凡的人,把车停下,从车里出来说:“你们是哪儿来的客人吧?”

肖老师把信递给他,司机还没看完,一扭脸看到保安把后备箱打开,提着两只鸡笑着说:“见面分一半,我就提上两只吧。”

“你提吧,这鸡是给李行长送的,场长还在李行长办公室坐着干等呢,你只要不怕场长熊你,我才不管。”听了司机的几句话,那保安又乖乖地把鸡塞到车厢里。司机把信还给任教授说:“你们辛苦了,我给场长汇报一下。”车开走了。

不多时,来了一位年轻女人,见面先带笑,问:“你们是北京来的?场长让我过来招呼你们。”

到了会客室,墙上挂满了奖状、锦旗。几个人先后坐下,肖老师把来的意图讲了一下,她笑容可掬地说:“我只管账目的事,别的事我啥也不知道。”

肖老师问:“这家养殖场是市里办的,还是区里办的?”

“市里办的,场里的人都是劳动局调过来的,就一名临时工,就是那位看大门的,是场长的内弟,说话没轻没重,你们别介意。”

“场里养多少只鸡?”肖老师问。会计摇摇头,答不上来。

“一只鸡喂多少天出栏?”肖老师又问。

她仍然笑笑不回答。

许校长说:“会计同志,我们到鸡棚里看看可以吗?”

鸡棚里狼藉一片,地上到处是饲料、鸡蛋壳、鸡毛。笼子里有的鸡多,有的鸡少,还有的空着。

许校长问:“这一棚鸡有几个饲养员?”

她又笑笑,停了一会儿说:“多少不固定,今天是小王值班,他可能去买年货了。”

许校长又问:“你们出棚的鸡是通过什么渠道销售?”

“副食品公司,卖给其他地方,粮管所不给饲料粮。”

“副食品公司跟你们是一次一结,还是年终结清?”

“几年还不结一次呢。他欠俺,俺欠粮管所,来回欠着走吧。”

“工人的工资能按时发吗?”

“不能。这不,快过年了,场长去找银行贷款了,还不知道能贷下来不能。”

从这家养鸡场出来,他们又去了一家个体养鸡场。到了门口,在门岗处打过电话不到三分钟,一个年轻小伙子就迎了出来,热情地把他们一行让

到场外三百米外的平房里。

肖老师让他看看学校的信件,他激动地说:“各位老师你们来得真及时,我正想去找你们呢!有些知识光靠看书还不行,问问畜牧站的兽医他们也说不清楚。比如,一只鸡在正常情况下,从孵化出来到出栏,喂的抗生素最大限量是多少?我们还想进一整套饲料颗粒机,是国产的好,还是国外的好,国外的哪国的质量信得过?价格便宜?”这位老板一口气提出几个问题。

任教授、肖老师把年轻人问的问题都记在笔记本上。

许校长说:“听到你的问题我很高兴,两位老师都记下了,在我们走之前,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老板,咱现在能不能到你的鸡棚看看?”

他的脸红了,连忙说:“别叫老板,我叫于全,各位老师叫我小于就行了。可以去,不过,我们内部定的纪律很严,人人都得遵守。”

一行走进大门时,门口有一潭消毒水,过去后是紫外线消毒室。从消毒室出来就是饲养大院,两个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一个在前边扫,一个在后面用水管冲刷。室内阳光明媚,设施井井有条。许校长问:“你养了多少只鸡?”

“五万三千只。”

“饲料来源呢?”

“市场上买。现在老百姓手里有的是粮食,只要给现钱,到哪儿都受欢迎。” (36)

水宜生

宜 / 生 / 之 / 水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3338633 13323926333